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09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关系范畴^①

王治东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开创了通向世界哲学的哲学视野和思考路径,也体现了哲学的多元性关照与统一性的诉求。成中英先生本体诠释学呈现出相反与相成的特点,并有7对关系范畴值得关注,分别为:“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这7对范畴也呈现有序的结构。本体诠释学的解释模式也可以反过来适用于成中英自身的理论体系,呈现反身性。

关键词:本体诠释学;关系范畴;相反与相成;反身性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2-0044-06

Categories of Chung – Ying Cheng’s Onto – Hermeneutics

WANG Zhi-d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Chung – Ying Cheng’s Onto – Hermeneutics not only provides a philosophical view and a thinking way to the world philosophy, but also indicates the multiple reflections and the unified appeal of philosophy. Chung – Ying Cheng’s Onto – Hermeneutics is opposite and sup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seven related – categorie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There are interpretations of Onto – Hermeneutics and interpretations from Onto – Hermeneutics,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objective experience, Chinese tradition and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ancient temperament and modern pursuit, truth reveal and value enquiry, ontic appearance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technological culture and humanistic spirit. These seven related – categories indicate an ordered structure. Besides, the interpretive scheme of Onto – Hermeneutics presents the theory system of Chung – Ying Cheng, and it displays a characteristic of reflexivity.

Key words: Onto – Hermeneutics; Related—Category; be opposite and supplementary to each; reflexivity

成中英先生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开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和哲学思考路径。哲学一般都具有追求统一性的诉求,但本体诠释学在追求统一性上表现出执着而不执拗,丰富性与统一性并重:“‘本体诠释学’的提出就是为了在差异多元中寻求一体,在一体和合中发现并创造丰富的差异和多样。”^{[1]318}本体诠释学是基于对西方哲学的把握和对中国哲学传统深刻理

① 收稿日期:2014-08-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ZCZH179);201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项目(13D121001)

作者简介:王治东(1973-),女,黑龙江庆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哲学、技术哲学等研究。

① 注:关于此文思考,在对成中英教授两次访谈过程中得到成中英教授的帮助和指导,特致谢忱!

解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兼容中西、囊括古今的包容力,体现了哲学的丰富性。在相反与相成中体现多元性的关照与统一性的诉求,本文将本体诠释学内容归结为“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⁷对范畴,并认为这七对范畴之间具有相互回馈的结构关系。

1 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互为循环

关于本体问题,成中英先生指出:“本为本源与根本,兼历史与基础两意义,更有动而愈出以应无穷的意涵。体为整体与体系,是机体性的实体多元相关存在,可以用来说明形象之实际与功能之运用。但体系也可以包含虚体与虚用,形成一个有无相生、虚实互发、体用互为体用的道的体系之体。”^{[2]42}在本体诠释学中,本和体是密切相关的。“本”不仅产生“体”,而且可以不断地产生“体”,根据“本”可以来解释“体”的变化。同样“体”反过来会影响“本”,甚至可能遮蔽和扭曲“本”,通过“体”对“本”的反向影响,“体”从而返回“本”,以此再生或重构“本”,使“本”以获得更开放的空间和更自由的发展。“本和体与本质和现象是两种关系。一种‘本’是发生学上的一种根源,宇宙发生,人的发生是有个胚胎过程,宇宙就是从一个原始的宇宙开始。二层意思是‘本’有个理性基础和逻辑基础。”^[3]因此,“本”具有多层次性。

理解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内容有两个概念不可忽视:一是“本体诠释”;二是“诠释本体”。按照成中英的解释,二者可以进一步表述为:“自本体的诠释”和“对本体的诠释”。“本体诠释”也是“自本体诠释”,就是将主体本身与本体放在同一立场,诠释的内容是人所面临的或体验到的现象,在成中英看来,“自本体诠释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诠释本体”也是“对本体的诠释”,采取的是与“本体诠释”相反的路径,是以客观的对象为本体进行理解、说明和解释,诠释重点放在客体、对象之中,体现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把握,这也是西方哲学一贯的特点。

“对本体的诠释”和“自本体的诠释”之间是个循环关系,这种循环关系既适用于知识层面也适用于价值层面,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自本体的诠释”往往是为了追求价值,而“对本体的诠释”往往是为了追求知识。但二者不可割裂,只有在知识的基础上追求价值,在价值的基础上去发展知识,才能形成一个循环结构,二者是相互揭示、相互支撑的关系。这种对事物循环相生的理解,是成中英先生哲学思考的一种方式,也是理解其本体诠释学的基础。

2 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互为关涉

在本体诠释学中,贯穿本体诠释学的主客体关系是不可忽视的。成先生认为:“在本体诠释中诠释的本体是主体持本体的立场,所诠释的是人所面临的或经验到的现象,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而把外在的物视为对主体的人的事件发生,不一定具备本质性与永久性,因之很看重事物的变化性,甚至以变化为事物的本性。由于重视人的内在思考,对人的心性结构也就多所发挥。”^{[2]25}在其本体诠释学中,“所呈现的这种主客体关系肯定不是笛卡尔式的,而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认识与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而是主体对本体的对话与体验,在这之中凸显了人与世界的同一性问题。”^[3]对话与体验过程中凸显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而是人在世界之中的统一性。“主体之间要产生这样一种认识,而认识目标是生活所需要的,这就导致行为、导致理解。理解是自足主体内心的意义,也是对世界认识的框架,因为有世界才有认识,有认识才会掌握世界,才有人与世界的统一性。”^[3]成中英提出,“本体的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非建构性的直觉体验层次的概念,一是建构性的哲学或思想系统层次的概念。两个层次都涉及到终极真实的理解,但一个是存有的实感,一是语言的表述,因之本体一词也可以说具有内外或主客两个方面的意义。所谓内即内在的意义,是指人的心灵的真实或实际体验,是与心灵在对外经验的基础上对内在的自我反思的直感分不开的。此亦可看成为人心的直觉行为。所谓外即外在的意义,是指对此自我内在或外在的经验与体验所做的理性的与概念的思考。显然,内在的体验以主体的自我为基础的,而外在的思考则必以外在的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2]87}内在性与主观性,外在性与客观

性是本体诠释学的两个重要体现。在此方面成先生有这样的表述:“本体是原始的存在又可以是完成自我与世界的存在。本体可以是创化天地万物的太极,也可以是总合一切的道的过程或理的结构,更可以是实现太极与天地之道相互参与的合一精神或曰天人合一,主客合一、德道合一,情境合一,心理合一、理性(智)合一的精神。此一本体的思想可以说兼具了本体结构中本与体的意思。主体与客体之所共原为本,两者透过经验、知识与反思的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及其所指谓为体。本体即是本与体的思维辩证的与实践过程的结合。”^{[2]88}

成中英强调,要把本体学作为本体诠释的基础,诠释是建立在对本体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诠释意为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应是积极的、自觉的,是主体对事物的了解或者对事物的认识,在了解或认识过程之中体现了人实现自己的方式。因此本体诠释学所体现的主客体关系不是主客二分的,而是互为关涉的。对主客体的把握,是建立正确本体观念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把握本体诠释学的真正内涵。本体诠释学的主客体关系,突破了西方哲学一直以来对本体客观化的指向。理解了这样的主客体关系,才能正确分清到底什么是“自本体的诠释”与“对本体的诠释”,才能理解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内容主旨。

3 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互为补充

东西方哲学会通和融合问题一直是哲学界探讨和关注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会通与融合,本体诠释学做了积极的探索。成中英用“世界哲学”的概念探讨了通往未来的哲学之路。要想走向“世界哲学”的道路,不仅需要具有世界整体意识,更需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哲学智慧。成中英指出:“一体多元的人类文明需要人类文明传统的合作共励的精神,更需要深入人心与人性的理解与对话智慧。”^{[2]81}倡导对话并积极践行中西方对话是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旨归。“只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这两大传统相互提携与融合,才能为未来人类提供坚实的基础与完美的归趋。未来哲学的重大课题,在于如何从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探讨、解释中国哲学及其他哲学的语言性与历史性,并展开不同传统之间的互诠互释。本体诠释学正是要做这样的尝试,以创立统一的世界哲学。”^{[2]348}据此,西方哲学的发展是理性的延伸和方法的突破过程,中国哲学的发展是重整体、强化本体的过程。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基础的差异,西方文化体现了机械的自然主义倾向,表现为重视理性,重视分析。而中国文化尊重自然,重视整体的和谐与价值。本体诠释学就是要体现两个方面的互补,也就既要汲取西方哲学中理性方法之所长,挖掘蕴含方法之后的隐性本体,又要发扬中国哲学注重整体和本体的优势,探寻隐藏在身体之后的方法。

本体诠释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整合基础之上产生的,既交融了中西的视域同时又发挥了各自之长。“我的出发点是东西方哲学,我既要找到共同起点,又要找到共同会通点。这就需要一个宽广的宇宙论、知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宇宙必须要建立在我说的一个本体上面,光有西方的存有论太僵化……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对存有的认识,这个存有是个动态的存有,这也就是我说的本体概念。”^[3]在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中,“本体概念就是动态的存有,只有从小而大,从固定到不固定不断地变化,才可以容纳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这个本体学里面基本的观察结果可以说有差异的,但是相互补充的。”^[3]成中英将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不难看出,本体诠释学是中西文明对话的成果,而且东西方哲学的互补与比较贯穿和渗透到所涉及各个范畴。可以说本体诠释学起点是基于东西方哲学的视域交融,起于一种对话,其落脚点也是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对话,目标是创造出一种具有世界整体气质的哲学之思。

4 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互为关照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有一个如何继承古代哲学传统与创新现代哲学思想之间关系的问题。成中英对中西哲学归纳出其本体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认为,西方哲学经历5个阶段。“从前苏格拉底(6th Century BCE)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384 - 322BCE)当时一个圆熟的本体概念已然形成,其特征为理性的抽象的思考及分析的一个超越的静态的具有终极目的性的永恒存

有。”^{[2]28}这是本体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涵盖了从公元前1世纪基督教的新约形成经奥古斯丁、阿奎那直到马丁·路德时期。“经过与犹太人传统的上帝概念结合而形成了超越体的创造主或上帝或神(人格化、价值化的神)。注意此处所说的上帝与神已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色彩,但从本体论的理论性言,上帝为超越抽象与不可知的他者,人只能在信仰中求知。”^{[2]28}这一时期,本体的存在被体现为人对象化的本质。第三个阶段,是在康德之后,经历了18世纪与19世纪,本体概念的发展出现了转向,当时的本体仍是一个超越的、非现实的客体化的主体形式的本体存在。“外在超越性与宋明理学中的内在超越性相对照的”^{[2]28}。但此时有向哲学诠释学迈进的倾向以及积极探索的行为。第四个发展阶段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本体概念的发展进入非超越的外在性的理性探索阶段。第五个阶段是“西方现代性(非超越的外在性与理性)的遭受批判、质疑而转向人的内在性的建立与探索”^{[2]30}。这一阶段,首开其端者是胡塞尔,后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发展出哲学诠释学阶段。

对于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成中英认为经历6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周易》哲学系统的建立。第二阶段是儒道的分野代表本体思考与诠释思考的两个基本方向从两汉到魏晋可以看出。第三个阶段是隋唐中国佛学的发展,把一个佛性本体的概念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境地,并透过禅悟的方式来体现于具体的人生。第四阶段是宋明理的理气心性之学的建立,为中国哲学的本体哲学进行一次宏大的佛道儒的融合,而归宗于通古今之变合内外之道的易理。第五阶段是清代的实用之学的发展,为本体概念向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开放性奠定重要基础。第六阶段则是当代儒学的发展,体现了实质性地吸取西方现代性的努力。”^{[2]32}

从成中英对东西方本体哲学发展历程的归纳与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既有共时性的发展也有历时性的探求,共时性的哲学发展凸显了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问题,而历时性的哲学发展凸显的是古与今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中国与西方本体哲学的发展,都体现出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互为关照的整体性结构。没有这种相互关照,就无言继承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体诠释学是关照古今,融合东西方哲学智慧之结晶。

5 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互为前提

在本体诠释学中,“事实揭示”是指通过对知识的探求获取对世界的理解。人类追求知识是基于理性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主体与客体分化和对立的结果,在哲学上体现的是西方意识哲学的进路。“主客体之间的界定导向知识,而知识是主体与客体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分别的主体把握分别的客体的开端。这样,主体自我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故可以说,知识是主观和客观的媒介,人类通过知识来判断解释和预测外界的变化,以满足自我,把握客观世界”^{[1]165}

“价值探求”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诉求,在哲学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进路。知识与价值之间不是分割的,而是紧密相关的。“从客体中追求知识,为人所用的过程,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分析的方法导向的是知识世界;而把知识和人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作解释的过程,就是诠释,它导向的是价值世界。”^{[1]170}

当然,知识与价值的关系并非始终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也就是说,并非西方哲学发展一贯是重知识而轻价值,也并非中国哲学一贯是重价值而忽略知识的状态。“西方哲学走向观念系统化,并以此为哲学真理之所寄,并非偶然。此乃在其哲学的原本取向上,以知性为价值,故其知识性,即隐含了一种价值前提。但因价值具有片面性和概括性,故对整体的人生价值反而不能掌握,正如怀特海所称‘延伸抽象’的结果。相反,中国的哲学传统,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均能以全体性及整体性为价值目标,并以价值之用为本。因为,它能经过抽象分析以成独立之知,故其知识前提、知识结构及其内涵均不明显。虽然它有某种程度的显明逻辑(explicit logic)但更多部分乃是不显明的隐含逻辑(implicit logic),需通过哲学的语言来表露。”^{[1]355}事实上,在成中英看来,中西哲学取长补短的过程就是调整知识与价值关系的过程。因为“知识与价值不可完全分裂离析。因为,每一个知识系统都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结构,而每一

个价值系统也都有一套隐含的知识结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无论是知识还是价值,都来源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整体经验。知(知识之动)和志(价值之动)都是人的原始经验,两者相互为用、相互依存。”^{[1]353}但二者如何互补呢?成先生有这样的论述:“任何知识活动都是整体性本体的一个方面,并有其范围的局限性。同样,任何价值活动也将是整体性本体的一个方面,亦有其效果的局限性。因而我们必须用知识来开拓价值,也必须用价值来开拓知识。知与志互照,方能体用不二、显微无间、定慧两全、主客交融、理气相生。如此,方能显示出整体性本体的统一性、丰富性和创造性。”^{[1]356}

以上论证可以这样理解,在事实揭示中蕴含着价值的目标,而在价值探求中必须要通过事实揭示而呈现,二者是一个互为条件和因果的结构,事实揭示以价值探求为目标,价值探求以事实揭示为前提。成先生为此提出了一个价值知识论和知识价值论的架构,认为“哲学之为哲学,永远不会定着在一个知识层面,也不会永远定着在一个价值层面”^{[1]354}。这是成中英个体哲学追求之中体悟,也是其本体诠释学的重要标识。

6 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互为结构

对本体诠释学而言,其重要的使命是实现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结合,二者不仅需要结合,而且需要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多层次的结合。“所谓‘本体诠释学’,即是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融合,用方法来批评本体,同时也用本体来批评方法;在方法与本体的相互批评中,真理就逐渐显露了。”^{[2]19}其切入点仍然是通过中西方哲学的比较而揭示本体与方法的互为结构。在成先生看来,中国哲学体现为重本体而轻方法,西方哲学体现为重方法而轻本体。“从总体来看,西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构方法。理性本身是求分的,经常‘援理以释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而中国哲学却正好相反,是一种‘性理’的方法,即‘举性以见理’,求合的倾向比求分的倾向要强烈得多。”^{[1]161}因为在这其中,西方哲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方法的寻求。因为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关,从求知自然导致了对方法的寻求。“一方面,方法产生新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知识体系又反过来限制了方法的运用。当知识限制了方法时,就要求对方法进行反思,设法创造出新的方法。”^{[2]347}成中英认为,尽管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等人倡导诠释学,有突破知识束缚体现诠释化的倾向,但并没有解决好整体意识的本体与部分意识的方法的结合问题。而中国哲学则弥补了其不足。“中国哲学重视整体的和谐,它的本体是一个整体,而不是西方哲学中概念限定的本质。在中国哲学中,方法与本体是动与静的关系。本体相对方法是静,方法相对本体是动。可以说方法是显,本体是隐。一静一动,一显一隐,过程与结构互融,部分和整体互动。”^{[2]348}

成先生对此谈到:本体诠释学“指出了方法之范围及有限性,从这点来看,本体诠释学为方法的本体学”^{[2]21},同时,“显示真理及本体的境遇。从这点来看,本体诠释学又为本体的方法学”^{[2]21}。在本体诠释学中,本体与方法体现出一体两面的结构形态,二者互为结构。

7 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互为融合

科技文化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重视人与自然关系;人文文化是以社会知识与人文知识为基础的,重视人与社会关系调整,注重内在关怀,更多表现为人性的诉求。在成先生看来,“从认识史来看,知识开始于形而上学,再分化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是自然理性,而对人的认识则是人文理性。”^{[1]170}自然理性与人文理性的文化形态就形成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的发展是利用客观的方法进行知识的探索,显然,其本体的结构是外向的。科学的目的在于发展精确的方法以精确地表述客观对象事物的真相。故科学也可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加以评估。它所趋向的是一个外在化的能量物质世界,但科学不作最后的本体结论,因而对世界的认知是与日俱新。而且科学对人的理解也走向客观外在主义,把人的存在约化为物的存在。”^{[2]30}而对于人文精神,成先生认为:“人文主义通常被了解为一种观点与态度,也即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人的任何活动,必须朝向人的种种价值。”^{[1]15}割裂二者关系,会带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危机。“西方文化近代的科学启蒙主义,导向了科学理性导向主导一切、规划一切,这是一种危机,一种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核心在求一元化的

外在统合,而忘怀人类文明内在的多样与多元所启示的丰富的多层面与多方位的价值整体性。也就是人性的整体性,这就是人性的丰富的创造力的内涵。科学启蒙以前,我们已经看到东西四大文明的个别文明价值。如今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不在放弃科学理性,走相对主义与现象主义的后现代的道路,而在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一体多元。”^{[1]81}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就是成先生所谓“一体多元”的呈现。二者存在融合的内在机制,因为其在作用上具有互通互补性。“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各自包含了一套本体学与方法学的运用。我们对两者的沟通与整合问题也必能经由本体诠释学的分析,获致正确完整的认识:两者互为基础而形成一全体,在此全体中两者才能相互彰显其意义。”^{[2]21-22}这是因为:“由于本体诠释学对科学客观化、简化及消除化(Reduction)做批评,因此可以显现出科学的人文意义。”^{[2]21}因此,从本体诠释学的视角看,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既有理论上的可能又有实践中的必然。

8 结语:本体诠释学思想体系具有反身性^①

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哲学体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解释力。在笔者看来,也同时具有自洽性与反身性。也就是说,本体诠释学对事物的解释模式也可以反过来适用于自身理论体系,即“本-体-用”的关系可以揭示本体诠释学自身的结构体系和思想层次。前文分析的7对范畴完全可以对应到本、体、用3个层面。

“本-体-用”的关系也关联着“域-势-能”的动力结构。在“本”的层面蕴含的是一种时空结构,包涵了古今和中西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中国传统与西方气派”与“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两对关系范畴,表现的动力结构上,呈现的是“域”方面,也就是“时间域”与“空间域”。

在“体”的层面蕴含着“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四对关系范畴,体现了“体”的多元与统一问题。在“体”所保持的动态平衡结构中形成一种“势”,这种“势”是“用”的一种动力支撑。

在“用”的层面蕴含着“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关系范畴,体现了科技与人文的对立与统一。这个“用”的指向形成一种“能”,继而构成“行”。

本体诠释学的反身性问题在成中英管理学思想中有很明晰的体现,著名的“C理论”^②呈现的“道-心-脑-手-机”结构层次就是“本-体-用”结构层次的具体化。

参考文献:

- [1] 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论中西哲学精神(一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2] 李翔海,邓克武.成中英文集:本体诠释学(四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3] 王治东,成中英.“本体诠释学”之本、体、用——成中英教授访谈录[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1-8.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 对于本体诠释学反身性的探讨,要感谢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Prof. Lauren Pfister)的启发。2011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与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向会议报告了对成先生本体诠释学的认识和理解,费乐仁教授追问笔者:成先生本体诠释学几对关系范畴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什么?这一追问促使笔者对成先生本体诠释学反身性问题进行思考。以上思考也得到成中英先生的确认,成先生认为这也是对其本体诠释学思考的创见。

^② 可参见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东方出版社,2011年。